

街角那攤麵線糊幾十年歷史了，現任老闆從叔叔手中接下薪火，也已二十載。幾十年來，麵線糊綿綿的滋味，就和我喜歡吃上一碗當消夜的習慣一樣，從未改變。

麵線糊的烹煮不公開，一向神秘的在老闆家裡進行。做好的麵線糊，一桶一桶盛裝，用小堆車送到五十公尺外的攤位去賣。它的精髓在那匙淋在最上頭的香料，香料的配方當然也是不傳之祕。即使與老闆比鄰而居，我們從來不知道這樣的美饌佳餚，究竟是怎麼做出來的。倒是熬煮那一鍋醬汁時，濃郁香氣從不吝於穿牆越戶，四處挑逗饕客的食慾。即使一再說服自己，垂涎三尺取悅的也不過舌根三寸，但那股被撩撥得不可收拾的饞，仍然迫使我們從晌午時分，就開始一心一意期待黃昏的到來。那時攤子會擺出來，我們終於可以擺脫凌虐，飛奔前去大快朵頤。

學生時代啃書睡得晚，十點鐘一到，爸爸就會出門為我帶碗麵線糊回來。挑嘴的我什麼消夜都不愛，就只軟滑的麵線糊對味，偏偏自幼即被鄰家的香味養，自然非他家的麵線糊不可。每回同學來訪過夜，爸爸也不忘多帶一份，讓我與同學分享自己的最愛。曾有一位和自己父親疏離的同學，吃著爸爸買的麵線糊，忍不住流下自傷身世的眼淚，害我幾乎要誤以為自己愛之成癡的人間美味，竟是別人口中的穿腸毒藥。

爸爸中風後，變得孩子一樣，要哄要寵，從沒想過他還能為我買麵線糊。一回陪爸爸散步，返家前經過街角的攤子，爸爸就杵在那兒不走。我以為過去嫌棄麵線糊湯湯水水的爸爸老了，開始喜歡口感綿爛的麵線糊。聽他唧唧呀呀了半天，又伸手掏錢，好不容易搞懂原來他要買麵線糊給我吃。原來縱使再老、再病，只要爸爸一日在人世，自己就永遠是有爸爸疼惜的女兒。此刻肚腸裡翻湧的千百種滋味遠遠勝過嘴裡的麵線糊，和當年那個同學一樣，淚水忍不住撲簌落下，不一樣的是，那是滿溢的幸福！

每天，麵線糊攤子在華燈初上的街角迎接熙攘的人潮，這人間美味征服胃的同時，一定也不忘在饕客的記憶裡攻城掠地！在我，糅合著父親給我的愛的溫暖，麵線糊的滋味直可以不朽了！

九月份有兩個節氣，分別是白露（九月七日）與秋分（九月二十二日），過了白露之後，我們就幾乎可以告別酷暑、跟夏天說拜拜！當時序過了秋分之後，我們便可正式迎接美好宜人的秋天到來！不過能夠真正欣賞秋天之美的人應該也不多！因為新來乍到的秋天與剛走不遠的夏天相較之下，日照減少了很多，氣溫更是驟降不少！這兩種差異就會讓很多人感到憂鬱、心情突然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地惆悵了起來！

我想人類真的是一種麻煩的動物，無論是春去秋來、生歌死哭，都要怨個不停，明明知道天氣無法改變，老天爺又不能左右，但是對於這種既不能改變、又不能駕馭、怨也沒用的事情還是要怨個不停！很少人能夠願意真正去適應環境、實實在在在地去珍惜幸福。

走過無數且漫長的冤枉路，我才知道懂得惜福的人才能真正擁有幸福。或許很多人認為惜福的人就是那種故步自封、原地踏步、對於未來裹足不前的人。我覺得這是一種謬誤，因為珍惜過往、珍惜現在的人並不代表他不願意邁向未來。

有人覺得生命要越單純越好，也有人認為生命要越豐富越好！我則是認為同時擁有單純與豐富的幸福方向是確實可行的。我現在的生活很單純，但也稱得上是多姿多姿！因為我的心依舊願意隨著環境而改變，而且我還是一本初衷，願意隨時檢討自己。

我情願一切都往好處想，也願意在生活中盡量去挖掘些好事，無論是好玩、好笑、好妙、好棒的人與事，都是我要珍惜的福份。這不是原地踏步、因為我的人生目標就是記住這種好事，讓這些被珍惜在心的好事，未來有機會好上加好，讓更多人分享！

因為我知道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是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，環境一直變、人心也一直變，唯一能夠掌握的方向就是中庸所言「無入而不自得」，境隨心轉、心轉境轉，人生就是帶著微笑不停地轉呀轉。

三、想念，一直都在

毛遠謀

這日清晨，曙光初露，映紅了整片沙灘。潔白的沙地不知何時出現了一串串的大腳印，從海邊一直延伸到了沙灘上的一幢小木屋，我的好奇心被悄悄勾起，決定沿著腳印向這棟既陌生又似曾相識的小木屋走去……

我每年夏天都會到住在海邊的外婆家度假，看看海，也陪陪外婆。外婆家座落在沙灘邊，後方是一大片陰涼的海岸林；順著外婆客廳的一大片落地窗望前看，即是潔白的沙灘與一望無際的大海。小時候的我很喜歡在清晨跟著外公沿著沙灘散步，我們總是一邊聊天，聊著他與外婆年輕時在這片海灘所發生的種種，一邊讓腳踏在冰涼的海水中，海水好似一雙溫柔的手，緩緩地一路輕拂過我的腳踝，直到腳趾間，令我感到無比的暢快。散步時，除了欣賞眼前平靜的藍與享受海水舒爽的腳底按摩以外，我也喜歡撿貝殼。喜歡新奇事物的我看著沙灘上的貝殼，有黃的、白的、紅的、藍的，五顏六色；也有筒狀的、杯狀的、碗狀的，各異其趣。我會與外公一起討論，哪個最獨特、哪個最繽紛。一趟散步下來，總是滿載而歸。外公總會將我們寶貴的收穫放在一個小盒子裡，但是我不曾看過他拿出那個盒子或將它放在哪裡，我只知道那個盒子裡裝滿了許多外公所珍視的東西。

外公在四年前離開了我的身邊，自從那個悲傷的夜晚之後，我來到海濱小居的時間也愈來愈短、愈來愈少。雖然外婆仍一如往常的熱情招待我，我也很喜愛與外婆一起坐在落地窗前，光著腳，吃著西瓜，欣賞海上的夕陽，可是少了外公的笑聲，夏天似乎變得更熱、更悶了。不知怎地，我竟開始討厭起來到海濱小居的日子，因為在那裡，我總會想起外公，與他永遠逝去的事實。這裡實在載滿太多回憶了——太多我不願回想起的記憶。

順著腳印，我走到了小木屋邊，正躊躇著該不該踏進小木屋時，我突然想起，這是海濱小居的置物間，從小到大在這邊成長的我似乎不曾進入過幾次。我決定鼓起勇氣一試。我將門輕輕一推，門咿咿啊啊的打開了，置物間裡還是跟往常一樣，堆滿了一櫃櫃的各式物品與紙箱，小木屋的後方站著一個駝著背的人影……是外婆！外婆手裡拿著一個小小的木盒，我緩緩向前走去，發現在屋後日光的照射下，外婆的身影正微微顫動著，眼裡閃爍著晶瑩的淚光。我牽起外婆顫抖的手，赫然發現，木盒裡竟裝滿了各式各樣的貝殼，而它們正是我與外公一顆一顆自海灘上拾起的。再次看到它們，使我的回憶如潮水般湧上心頭：這顆是颯著大風那天撿的、這顆則是升上小一的那年暑假撿的、這顆是那最大、最美麗，也最重的大法螺……